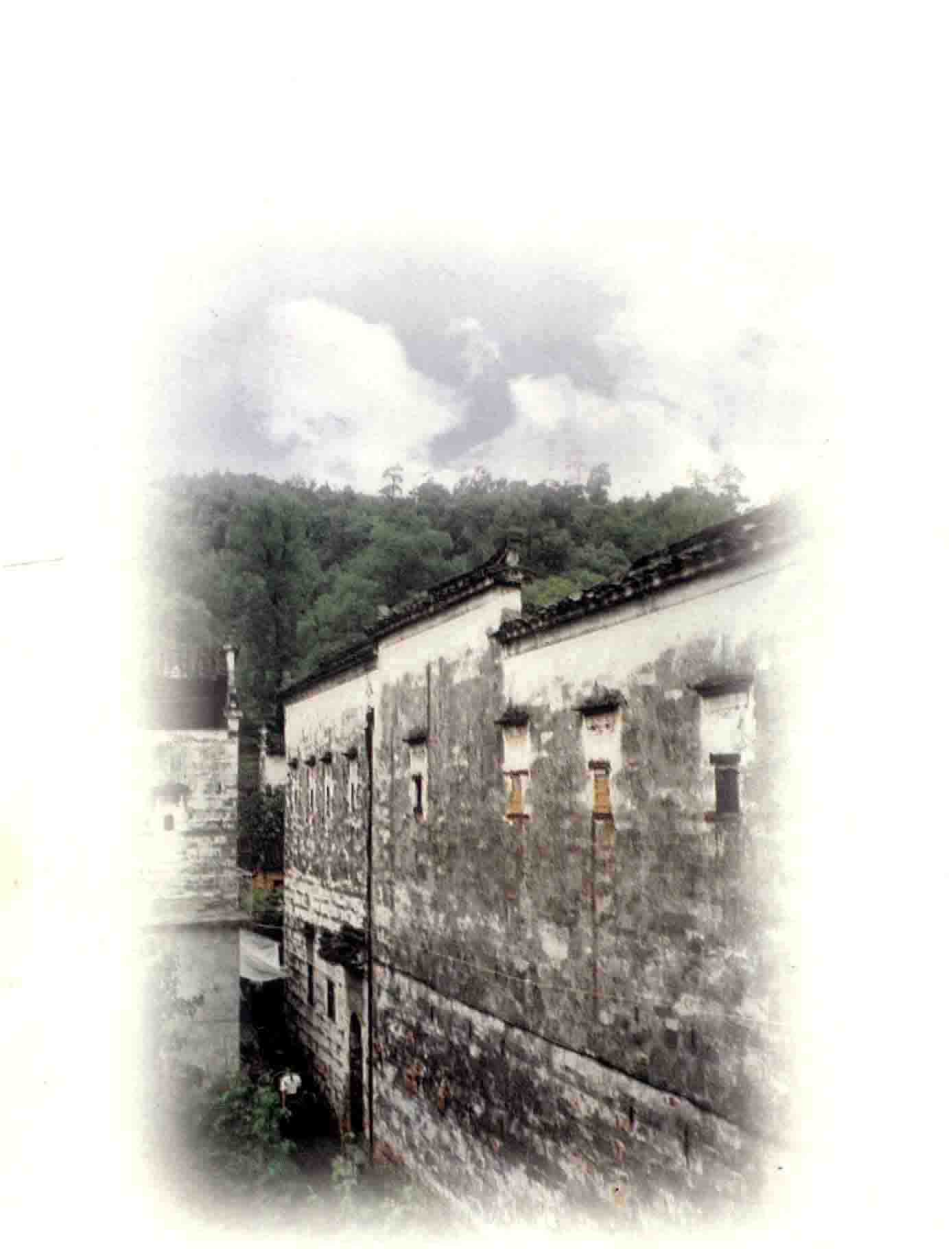


也许淹没了官第豪宅，
远去了鸿儒名流，
但抹不去的是文化的积淀和故事的魅力……

江湾的故事

江 仲 俞





XIAO JIANG ZU WU YU HOU LONG SHAN 萧江祖屋与后龙山



江湾镇新景



江湾特产——雪梨



江湾中心小学



萧江饭店



龙江大酒店



江镇中夫妇在赶制红球



门票卖得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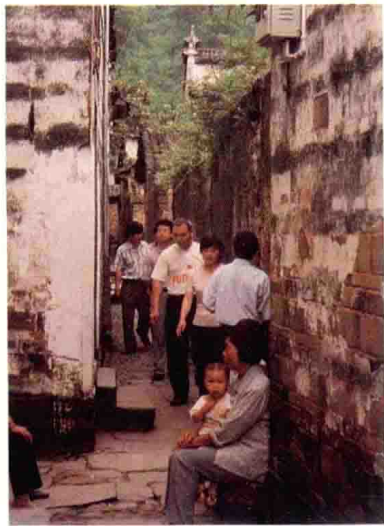
江启昌家的庭院和门联



老街景色



古老天井水清如泉



热闹的滕家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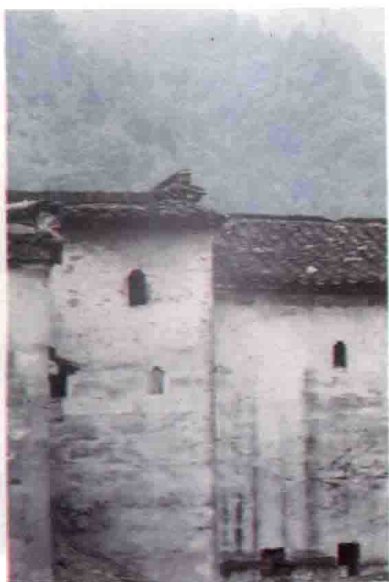
石墩记录多少事



老宅的石板墙脚



关不紧的门



老宅高墙



精美的徽派建筑雕刻艺术

目 录

故事外的事

江湾的故事

新江湾故事

江湾驿站(代后记)

故事外的事

· 有一首歌说，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不是也是，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。今年对婺源县来说是“江湾年”，江湾许多故事，正被人揣度、传颂和记录。这些故事是或不是，实际上已无关紧要。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都很迷人。

故事外的事却很真切：小时候，我与同伴在苍老的石板巷里捉迷藏，在碧绿的小河里抓鱼捞虾，在青青的山上砍柴、摘野果。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我生长的小村子今日成了游客青睐的对象。他们拿着相机在刻有“九世同堂”的砖雕下留影，在凉爽的巷道里驻足。

上初中要走5里马路，再过一个叫晓起的村子，出村就是一峡稻田，田中央是条石板路，石板早已被独轮车磨出了深深的车辙。过了这畈田野，又是一个小村子，因为位于晓起村上方，人们习惯叫它上晓起。这个村子一半姓江，一条小河破村而过。沿河的路也全是石板砌成，但与别处石板路不同的是，这里的石板是横着的，而且路边还砌着石板护栏，以防行人掉下河去。在石板路的一边，是一垅垅稻田。那一年，我们几个同村的初中生挑着米、书和菜筒走过这里，耘禾的农民把一茆带着湿泥的稗草抛到路上，正好打中一个同乡的裤子。同乡一看裤腿上都是泥，哭了。另一个同乡马上对他说：“不要紧，泥干自落。”

这句话一直烙在我心里，20 多年过去了，还记得这句话。

5 里马路和 5 里石板路走了两年，也没料到今日晓起、上晓起会这么红火，村还是那个村，田还是那峡田，路还是那条路，但踏足其间的是接踵的游迹。这时我才从导游的解说中知道石板横砌的奥秘：直着砌路窄，是民道；横着砌路宽，是官道，是显贵露富。才知道每条路、每扇窗甚至每道门楣都有讲究。

读高中时，走的路更长，从家里走 5 里公路到晓起，再过几个村子，翻一条长岭，就到了江湾村，那时的江湾只有一条街，街上也是石板路，街两边店铺相连。街头走到街末，要花十几二十分钟。

少不更事又没有见过世面，对江湾的了解只能局限在一条街上。后来参加工作，才晓得江湾最有名的物产是雪梨，最有名的人是音韵学家江永，最有名的遗迹是江永设计建造、几百年未毁的曲尺堰。后由于职业原因，又采访了村里的一些老人。其中有一名江姓老人，他不但肯讲故事，而且很会讲故事，每谈起江永先生，他总是绘声绘色，来龙去脉一清二楚。只可惜我疏于整理和发表，以至留下了遗憾。

高中毕业已整整 20 年，20 年前更没想到江湾在今日竟会名声大震，它的故事、传说、文化、古迹和风景就象巨大的磁石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。我惊喜于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，也把眼光聚于这个神奇的村子，穿梭于老街和陋巷，问典于前辈与新识。当我想再次找到

几年前采访过的那位“故事老人”时，村里人告诉我，他已经得了重症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当我再来到江湾时，得知老人已经病故。

世事变化往往出人意表，一个人的发迹、一个村子的出名往往在一朝一夕之间。这使我想起了那句 20 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的话：“泥干自落。”大概人和事也一样：当砂子淘尽的时候，金子就会显现出来；时光拂去泥尘之日，就是玉石重现之时。只要这个村子山清水秀，有故事传闻，有文化品位。

有些故事说得明白，但无人喝彩，因为这些故事不一定精彩。

有些故事说得隐晦，但人愿意看，因为这些故事隐含着历史，背后还有故事，介于是与不是之间，让人寻味。

也许淹没了官第豪宅，远去了鸿儒名流，但抹不去的是文化的积淀和故事的魅力

江湾的故事

婺源出城往东 20 公里，有水一湾，环村而过，村名云湾。后因江姓繁盛，遂改名江湾。从江湾进五头源，登五条小岭，就到了安徽休宁县；沿河直上，翻一条三浯岭，就到了浙江衢州。“老江湾”还记得村口的亭里贴过这幅“路记联”：

赴省出休，大路进源登五岭；通衢到浙，长河直上往三浯。

你可以不记五头源，可以不知道三浯岭，但今天你已不能忘掉江湾。因为这里有很多美丽的故事，很多动人的传说。

“天”字谜与江湾祠堂

5 月 26 日，我刚来到江湾，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：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祠堂里有过一块匾。匾上只有一个大字，这个字很古怪：“天”字少了最后的一捺。

村里人这样解释：做这个祠堂时，恰巧一个高人路

过，说江湾村以后要出天子。村里绅士照高人指点，做了这块匾，只刻了“天”字的前三笔。高人说，这最后一笔，要等天子到江湾来添上。

但是江湾祠堂早在七十年代就被拆除了，这块匾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，如今也无从找起。不过，我后来在一张江湾祠堂的图纸上为这个传说找到一些依据。

这份图纸叫“萧江云湾永思堂图”，见图可以想象出江湾祠堂的气势。祠堂分前院、天井、中堂和后堂。天井很大，两边都有过厢。图纸上的天井处，写了一个缺了最后一笔的“天”字，注明这里是天井。

对这个字的解释，有人说，江湾自古文风鼎盛，“山间茅屋书声响”；江湾人胸襟若谷，在本性祠堂大大咧咧地写上一个天字，是犯上的做法，所以特意少写一笔以避讳。

也有人说，宗祠一向是宗族祖先灵魂安息之所，也是族内文化的集中地，这一做法正是族人对后生之辈的期望和教诲。

不管何种见解，这个字足见江湾祠堂深厚的文化内涵。江湾人说到祠堂，至今还很自豪：“江湾祠堂，大过东乡。”这是说，婺源以东诸乡的祠堂，没有哪座祠堂有江湾祠堂这么大。今年 75 岁的退休教师江中秋说，江湾祠堂又叫“永思堂”。解放后，他在祠堂的五凤楼上住过五六年：“整个祠堂占地 5 亩，砖雕、木雕、石雕样样

生动逼真。每个翘角上有一个铃，风一吹铃铃铃的响。后堂楼高四层，哪个祠堂有这么高！后来乡里把粮食囤在楼上，怕承受不起，就把祠堂锯掉了一层，所以就剩下三层了。”

江湾祠堂出资人是江湾富商江知源。为建好这个祠堂，他请人到屯溪挑洋钱，一人一回挑一千现洋。由于祠堂大，难找到很粗的樟树做“冬瓜梁”。村里人四处寻找，终于在李坑村访到一棵大树。江知源授意村里人，不惜一切代价买下来。但江湾李坑两村商量不通。没办法，决定来个先斩后奏。村里派出两个高手，夜潜至李坑。由于樟树外有围墙，两个聪明人又研制了一种叫“跳”的机关，放在恰当的位置上。将树斫倒时，树干正好落到“跳”上，大树一“跳”，就“跳”到了围墙外，没有损坏一块砖头。

李坑人自然气坏了，派出本村绅士来论理。江知源便说，树倒都倒了，不能再存活，我们把李坑建一个戏堂，让村里人看戏，再为村里立一块碑，以记李坑村的功德。李坑绅士大喜，在樟树上铺上大红布，让江湾人把樟树从水路运到江湾。

江湾祠堂就象婺源众多精致宏伟的建筑一样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一拆到底，改成了乡政府。当那根大梁拆下来放在地上的时候，村里人都不敢相信：梁的直径和成人一样高，在这根梁的榫头里，可以容纳一个大

人！

据说，祠堂拆下的木料作价 2 万元卖到了外县。买者还在这根梁里发现了四千大洋。

江家业与鲍家洲

江湾村外有条河，对面有片开阔洲地。江湾人说，那是鲍家洲，是江姓祖居地。

而在几百年前，鲍姓住在现在的江湾村。唐宰相萧遘的儿子萧祜做了江南节度使后，家于现在的安徽歙县，易姓为江。八世祖江敌任进贤县尉，开始迁居江湾，住在现在的鲍家洲上。由于江姓勤劳，又有生意头脑，生活逐渐好起来，住上了砖瓦房，而鲍姓人家还是住在茅草棚里。

一年春节，洲上的江姓人家孩子跑到鲍家来，放鞭炮时烧掉了茅屋。鲍姓很气愤，要江姓人赔偿损失。江姓通情达理，对鲍家人说，两姓人家互换地盘：鲍姓住江家砖瓦屋，江姓到鲍家的草屋场上重建家园。鲍姓自然欢喜万分，和江姓换了地方。

斗转星移，几乎是重建一个村的江姓人再次发达起来，成为江湾一带的望族。不知怎么回事，鲍家还是老样，势力逐渐减弱，最后举姓迁出了江湾。从此江湾留下了“三百年前江家业，三百年后鲍家洲”的说法。

村落文化的形成要经历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，这里头有机缘巧合，也有兴衰更替和喜怒恩怨。数百年中，除鲍姓外，滕姓、叶姓、戴姓和何姓都在江湾定居，但江姓始终是村中主姓。祖上传下来的几句话多少透露出了江姓人的骄傲：“滕（藤）叶虽好，网不过江；戴（婺源话中与碓同音）家没米舂；何（河）家没水流。”

江湾还有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外村的卖鸡客做生意来到江湾。离开村子的时候，他走到谭公岭上，回头一望，看看江湾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提起江湾的水土，不可丢；提起江湾的人事，急急溜。”

有人这样解释，这话说的是江湾地方好、江湾的人欺生。可江湾人说，这是说江湾人如果要有出息，必须走出江湾，闯荡天下。

一府与六院

江湾出过许多富商和显贵，其中一人回乡做了幢迷宫一样的房子，叫一府六院。

这个富商或显贵是谁，没有留下资料，至今还是一个谜。

房子叫一府六院，确实很有意思。一府当是州府，院即县的意思（现在婺源乡间还保留着“婺源院”、“休

宁院”的说法)。唐宋时，歙州辖安徽休宁、歙县、绩溪、黟县、祁门和现属江西婺源六县，州府设在歙县。但用一府六院命名房子，在婺源民宅官第中还是第一例。

一府六院是一幢完整的大房子，三层楼。占地之广、楼层之多、格局之繁、设计之妙，堪称徽式建筑之典范。大房子里又分成六部分，每部分有天井，有厢房，自成一家。六家之间，有小门相通。曾入住一府六院的江长树说，一府六院有一条曲尺巷，由于墙高院深，只有大晴天的中午日头才射到巷里来，所以大人一般不走巷道。小时候，父母要他每天砍一捆柴。他想出一个办法：一天砍两捆，将一捆偷偷搁在巷里，拿一捆交差。第二日，他就跑到外面玩。回家时把藏在巷里的那捆柴驮出来，向家里交帐。村里一些中年人说，小时候只要到一府六院捉迷藏，就很难给捉到，陌生人到一府六院，没有人指点，也很难走出这座迷宫。

到上世纪，入住一府六院者成份已很杂。“老江湾”说，建一府六院的人大概又到了外面，没有再回乡。到1945年前后，房主是个寡居之人，名叫闰姬。现年80岁的江中兴就是在那个时候向她租住了一府六院的偏堂。解放后，土改时按照“原住为基础”的原则，登记了偏堂，一直住到八十年代。后因一府六院外堂倒塌，住在这幢大房子里的人才全部搬出。没多久，一府六院被拆除。